



乡情乡韵



岁月华章

用文化润泽故乡

陈德亮(新乡市)

傅德海是一位87岁高龄的退休老人，他怀揣梦想，用文化润泽故乡的故事，在当地十里八村传为佳话，深受家乡人的称赞。

相传北宋时，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俩，久仰邵雍大名，专程从洛阳来共城百泉拜访邵先生，并游览了共城的山水美景。兄弟俩学向渊博，乐于教人，每到一处，拜师求学接连不断，兄弟俩为了给求知的学子们讲学授业，就在共城西南25公里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结茅而居，垦荒种田，自食其力，开办学馆。因此有众多学者欣然相随，效仿师长，落居求学，垦荒创业。

后来，慕名求学的人越来越多，遂成村落。因程颢、程颐在此讲学，便取名为程村。再后来，求学的人更多了，就又在程村不远的西北聚成一个村落，人们就按南北方向，把先聚的村落叫南程村，把后聚的村落叫北程村。又过一段时间，在北程村北边又聚成了一个村落，为区分方便，人们就把这个新村落叫小北程村，把原先的北程村改叫大北程村。

历经900多年的南程村，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可以看到许多家户的临街门楼上悬挂着“耕读传家”的匾额。

1964年，南程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傅德海，他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现在的河南大学），后在新乡市第三中学教书。

对于自己的故乡，傅德海有着诉不完的情感，道不尽的眷恋。因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有着善良宽厚的父老乡亲。学生时代，他把家乡视为一个港湾，仅仅是诗意的停泊，及至参加工作后，渐渐与家乡接触多了，便时有耳闻，村上谁谁在外边工作，给家乡办了点儿什么事，帮了点儿什么忙。后来就有话传来：傅德海也是在外工作的，咋就不给咱家乡办点儿实事呢？

那时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有点权势的人，可以搞到物资，搞到一般人搞不到的商品，他们大都在社会上被人高看，在乡

村被人敬仰。同时，受这种思潮影响，在很多人眼里，“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分子又有何用？

傅德海为此也苦恼过。是啊！同样是在外工作，自己为什么就非要当这“百无一用”的“书生”呢？如果自己不是教师，哪怕是个售货员，不也能给村里人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吗？

但苦恼归苦恼，本性难改，傅德海就是那种认准的事就要兢兢业业去干好的人。随着他对教育事业的全身心投入，让他切实感受到教育工作的乐趣，意识到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当这种思想占据心灵后，那种耻于“不能为人办事”的思想便渐渐消失了。

2005年冬，同乡同学来新乡走亲戚，几个南程村的老人坐在一起，谈起了家乡往事。昔日风起云涌的年代，在脑子里居然都模糊了，时间地点、张三李四也都记不清了。就在此时，大家提议，咱走过来的这些老人何不把南程村的历史写一写？让南程村的子孙后代知道自己的家乡在20世纪经历过的伟大变迁。

此后不久，傅德海便开始为家乡写村志。就在撰写《南程村志》不到一年时，老伴儿陈桂兰突发脑梗塞，半身瘫痪。一边要日夜守在老伴儿身旁精心照料，一边是资料、草稿堆满桌案，亟待撰写，这是命运的考验，只要稍打退堂鼓，写作就会半途而废。此时，老伴儿虽然腿不能动，但头脑还清醒，思想还很活跃，既表示支持他编写村志，还不断提供她记得的一些人和事。每当回百里之远的南程村开编委会时，傅德海都会把轮椅放到后备箱，带老伴儿一块回家。

将近两年的时间，傅德海一面与保姆轮流伺候老伴儿，一面利用老伴儿睡下后的宝贵时间，或伏案整理资料，或坐在电脑前敲字，全力身心投入到村志的撰写中去。村里有人不解地问，你不要报酬也不要补助，哪来的这么大劲儿？其实，埋藏在傅德海心底的动力，就是实现几十年来能为家乡做点事儿的心愿。

一部村志，把南程村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状况记录在纸上，让子孙后代随时可以知道自己的故乡曾经是什么样，他们的先人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奋斗与生活，以增强他们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的信心。这无疑为南程村一笔厚重的文化财富。

2010年5月，当傅德海拿到油墨飘香、由他主编的《南程村志》时，第一时间就是翻开一页一页的图片让老伴儿看，给老伴儿讲……

《南程村志》出版后，傅德海想，一本《南程村志》25万字，厚厚的一大本，作为资料保存可以，作为村民的读物就不方便了；由此他想到在《南程村志》的基础上再编一本供村民阅读的简本，这便是2014年7月出版的《南程村读本》。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程村煤矿扩建，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傅德海回故乡南程村，村党支部书记王保乐让他看一张有关上级发下来的文件通知，说是南程村属采煤塌陷区，2019年以后要陆续整体搬迁到薄壁镇新区。王保乐对傅德海说：“支部会上大家讨论了一个想法，想让您把咱村的方方面面拍成照片，印成一本书，子孙后代将来还可以从书上看到南程村是个什么样子。”听到这个消息，傅德海二话没说，毅然接受了任务。他邀请村民、老党员常帮青做助手，从2013年12月到2015年1月，傅德海每个月至少回南程村一两次，到村里收集资料或拍摄照片。

2016年10月，《南程村·定格二〇一四年》出版，这是傅德海为家乡编写的第三本书。

接着，傅德海又撰写了一本《南程村土话记》，还与村人陈德亮合编了一本《笔下南程村》。至此，他已经为家乡编写了5本书。

在“写”南程村的过程中，傅德海看到许多村民在文化上有一技之长，有的长于书法，有的长于绘画，有的长于摄影，而且都具有相当的水平。他想这就是我们的一点资本，但是我们不能关起门来自得其乐，孤芳自赏，而

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为自己的故乡、为南程村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为此，经过深思熟虑，傅德海向村党支部提出了建议并得到大力支持，成立了“南程村书法绘画摄影协会”。

这样一来，既把村里有此爱好的青少年以及成年人吸引了过来，发挥了他们的特长，还通过举行书法、绘画、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为村民提供欣赏艺术的机会，陶冶他们的情操，开阔他们的眼界，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

“南程村书画摄影协会”成立以后，已经利用春节假期举行了5次书法绘画摄影展览，吸引了大量的本村以及邻村村民的热情参观。

傅德海还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用相机为南程村的村政党群活动、生产生活、文化活动拍下了几千张照片。村“两委”在村委会大院设立了一个大型宣传栏，傅德海用自己的摄影作品把宣传栏办成了一张多姿多彩的《南程村画报》，他按村党支部工作的部署，每年在宣传栏举办两期主题影展。自2013年到2023年，《南程村画报》已经刊出了21期。

程村煤矿继续在南程村地地下采煤，土地在塌陷，房屋在变危，预计不久后村民将全部搬迁完毕。

2022年6月，经村党支部会议研究，《南程村志》出版已经12年，《南程村志》的资料信息截止时间是2007年年底，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如果算到2025年将是18年时间。为此，特决定再组织编写一本《南程村志·续编》，把南程村存世的最后十多年时间补起来。

于是乎，2023年年初，这一艰巨的编写任务自然又落在了86岁高龄的傅德海身上。他很快在村里招贤纳士，精心组织挑选编委会人员，并亲自“领兵挂帅”，担当起《南程村志·续编》的主编重担。傅德海高兴地说：“趁有生之年，决心再卖卖老，发发福，用文化润泽故乡，用文字记载家乡，完成自己毕生的夙愿，向父老乡亲送上一份独特的厚礼。”



金色时光

“方志”的意义所在

樊光辉(新乡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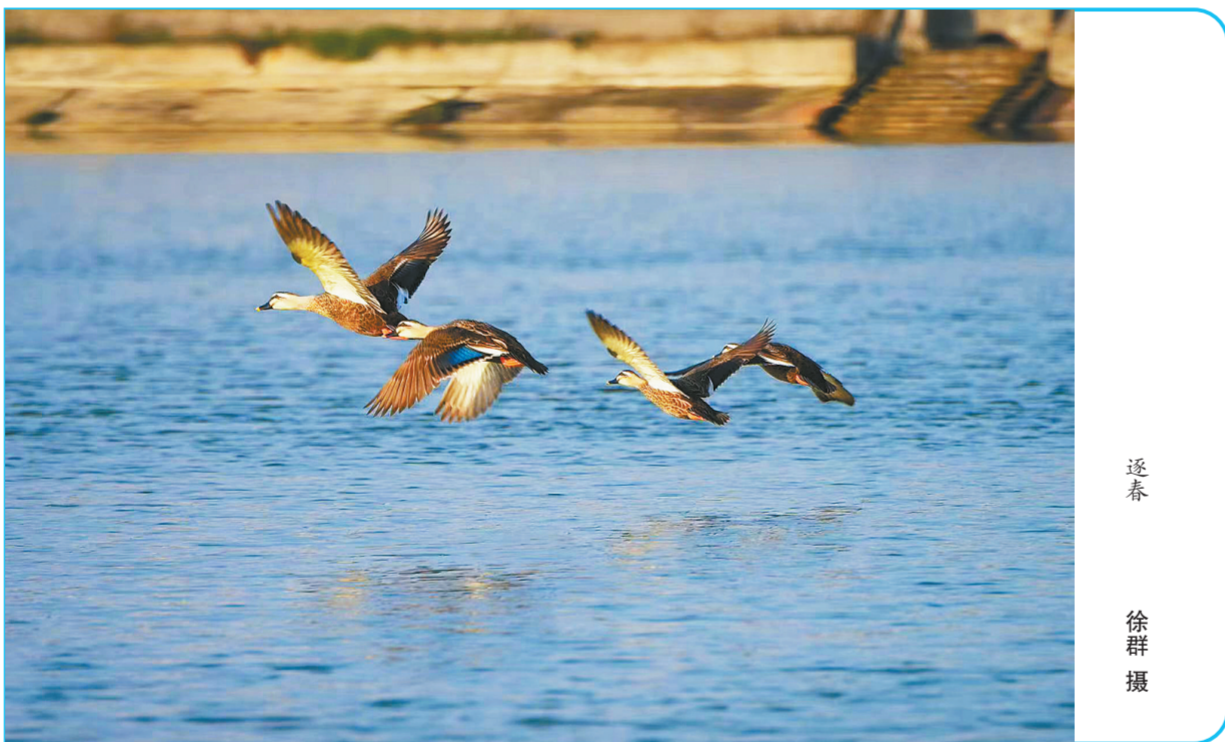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诵训》中的“掌地方志，以诏观事”一语，是地方志的简称。人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地方志，是指记述一个地方历史发展变化情况的资料性文献。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自古以来，“国家修史、地方修志、家族修谱”串联起中华文化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脉络。持续不断编修地方志，在中国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已然内化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中国文化基因。

理清浩如烟海的往事，记录时代发展的变迁有着这样一群方志人，他们能够做到“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编纂出一本本记录伟大时代、讴歌伟大时代、奉献伟大时代的新乡方志佳作。盛世时期，由于经济的繁荣、社会高质量的发展和稳定的大好局势，可以为修史修志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与良好的环境条件。鉴古知今，教化后人，修史修志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现状，从而更好地指导未来，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传承历史文化，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它不仅是个人记忆的承载者，还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修志，可以记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科学研判、政策制定等提供宝贵的资料和信息，更是提升一个地域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盛世修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方志工作，指出党史方志工作是党的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方志工作更能够体现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综上所述，盛世修志对于国家和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新乡方志人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和闯劲，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方志力量。国家第三轮修志工作即将启动，曾经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评为先进单位，并被誉为“北有新乡，南有岳阳”全国典型的新乡又将迎来一个美丽的春天。“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历史使命也必将永世传承，发扬光大。



榴花



逐春

徐群摄



四季风铃

听春

朱文君(新乡市)

夜半，有风自门窗隙隙袭来，绕床而行。手伸出被子外，觉冷。已过“惊蛰”时分，倒春寒之意味浓。

枕头，又被我“顶”到了床头，脖子累得够呛。

无梦，更无美梦。能睡个好觉就是幸福。

春寒料峭，是起床后的第一感觉。窗外的构树，无蕾，枝条还是深褐色的。此时，正被风摇曳得不知所措，看来风力不小。那枝条像是要伸手抓住防盗网歌一歌，可抓不住，又停不下来，只能无助地胡乱拨拉，一遍又一遍，兀自发出“乱弹琴”的声音。

这哪是春之声，这是惊醒了春梦好吧。昨日午后的明媚阳光，让人有恍然已入初夏之感。可前日与友人进山寻春，却未曾见一朵山桃花开。只在去景区的途中，瞥见一树绽放的玉兰。

这个冬天，奇冷。

有大鸟在小区叫了多日，竟分辨不出是什么鸟的叫声，这叫声在乡下十分常见，也是近几年在城市才有的。说明人类的生存环境改善了不少。去超市的路上，头顶忽然落下一条杨絮毛毛，用手一摸，毛茸茸的，吓了一跳。咦？这不是春天才有的吗？一墙之隔，那家别墅门前，两盏大

红灯笼在风里摇荡，在这春风似剪、乍暖还寒的二月初，显得格外喜庆。中国红，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传统喜庆色。

好久没看见那家老太太的身影了，但愿她老人家一切都好。她儿子为来自乡下的老母亲专门在车库房顶开辟了“一亩三分地”，这会儿刚泛起一层青色，是蒜苗？还是青菜？我眼拙，辨不清。总之，那是难以割舍的乡土之情，也让我从视野中满足了一把“田园之梦”。

楼上的孩子们大呼小叫地玩耍着。溜溜球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他们蹦蹦跳跳地大声说笑，抒发着属于他们的童年之乐。

起初的烦恼，慢慢地转变成了一种“人生励志”和提醒：年轻真好！无忧无虑真好！

在快乐的年龄去做快乐的事。

再不努力就老了。

他们一年一年长大，我们一天一天变老。

无目的生活——曾是我设置的理想生活状态。可是日复一日的一日三餐洒扫庭除，也可以是三五好友偶尔小聚，畅聊古今……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年，不知不觉地慢慢老去……夫

复何求？

当然有所求。求心安，求康健，求家国安康，求万民吉祥。要知道，个人的福祉永远是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可以追求知识、艺术无国界，但一个没有家国情怀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过是无根之木。这是底线，也是其“宗”。

自认是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年轻时也曾羡慕“外面的月亮”。后来见多了人间世事，兜兜转转，百转千回，又回到了人之初始的知后觉。

素日，常说些令人嗤笑的话，还自嘲为童言无忌。别人不觉尴尬，尴尬的就是自己了。好在那颗千锤百炼的玻璃心啊，早就碎了一地又一地。哈哈。

当然，忙碌之余，也会心生孤独。与好友小聚时当面说出来，他们除了笑我，就是损我。这也好啊，总比没人理你好很多。

回去的路上，我问青春：时光都去哪儿了？青春笑道：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是呀，从“为赋新词强说愁”，到如今的欲语还休，欲说还羞，这期间，一晃就是三四十年。也只有时光飞逝如白驹之后，才能懂得其中跌宕甘苦，一半于命，一半于运。而能与命运携手并肩奋进的，才是真正的强者。



诗林折枝

七绝·甲辰新春师笔书臆

刘齐晋(新乡市)

从来岁月不饶人，赤帜铿锵壮骨身。
增固园丁锋帐志，新植桃李满园春。

七律·写在甲辰惊蛰兼学雷锋纪念日

仲春三月百蛰惊，大块噫风欲暖融。
领袖题词逾甲子，英雄垂范有生平。
昔年皆仰国防绿，我辈犹钟志愿红。
革命精神相绍继，萤烛散作满天星。

家风春风

王岩(新乡市)

好风当属春风，驱寒回暖先锋。
潜入千家万户，滋润万物无声，
柔柔弱弱，袅袅婷婷。
大地复苏，冰雪消融。
鸟语花香，柳绿花红。

强国必有家家，好家必有好风。
爱国敬业诚信，勤俭清廉文明。
奶奶的唠叨，爷爷的叮咛。
母亲的示范，父亲的躬行。
一如春风化雨，融合于血液中！

春风春雨共生共荣，家风国风同祖同宗。
国事也是家事，家风恰如春风。
风和孕育希望，家和万事皆兴。
春风年年吹拂，家风代代传承。
家家风清气正，国家繁荣昌盛。



艺苑短波

李连印乡土诗歌集《报之以歌》出版并举行赠书座谈会

本报讯 近日，新乡作家李连印的乡土诗歌集《报之以歌》赠书座谈会举行，来自全市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嘉宾和文友到会祝贺，参加座谈。

《报之以歌》是李连印首部诗歌作品集，全书由《温馨港湾》《大美故乡》《家国情怀》《山高水长》《一腔情思》和《诗与远方》等六辑组成，共收入作者原创诗歌230余首。所选作品囊括了作者几十年的诗路历程，是作者文学生涯中痴迷诗歌的心血结晶。诗坛耆宿、著名诗人李洪兴为该书作序，盛赞作者的家国情怀、淳朴诗风、真情实感与艺术造诣。

作者李连印与共和国同龄，曾在大型企业长期从事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广告做得好没有新飞冰箱好”广告词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多见于报刊和网络媒体，著有35万字的纪实文学专著《广告到底》一书。（周宾祖 王新中）